

抑郁认知易感性在应激-抑郁中的中介效应

蚁金瑶¹, 钟明天², 凌宇³, 张丽¹, 朱熊兆¹, 姚树桥¹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11;2.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1;3.湖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师范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目的:探讨抑郁认知易感性在应激-抑郁关系中是起中介效应还是调节效应。方法:1201 名大学生完成了认知方式问卷、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业应激量表等系列自评量表。使用层次回归法分析抑郁认知易感性的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结果:认知易感性影响个体抑郁症状的出现,在应激-抑郁中,认知易感性是中介变量。抑郁认知易感者比非抑郁认知易感者感受到更高水平的应激,表现出更明显的抑郁和焦虑症状。结论:认知易感性在应激-抑郁中起着中介效应。

【关键词】 抑郁认知易感性; 应激;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2)06-0831-04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Depression

YI Jin-yao, ZHONG Ming-tian, LING Yu, ZHANG Li, ZHU Xiong-zhao, YAO Shu-qiao

Medical Psychological Institut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whether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was a mediator or a moder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sample of 1201 undergraduates completed Cognitive Style Questionnaire(CSQ), General Social and Academic Hassles Scale(GSAHS) and other scale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was a mediator rather than a moder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depression. Subjects with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had higher level of stress, more depressive and more anxious symptoms than those without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has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depression, and provides further support for the 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 of depression.

【Key words】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Stress; Mediator; Moderator

抑郁易感性是指一种或一系列的素质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个体在特定条件下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在这些因素当中,认知易感性(cognitive vulnerability, CV)受到了心理学家们的极大关注。Beck 最早提出认知易感理论^[1],之后 Abramson 提出的无望理论是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认知易感理论^[2]。该理论认为,抑郁认知易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消极的归因方式,是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发生后,对原因、结果及自我特征三个方面的负性解释方式。具有抑郁认知易感性的个体认为负性事件是由普遍的、稳定的原因引起,而不是片面的、暂时的原因;认为负性事件的结果将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是某一方面产生不良的影响;认为负性事件是由内部的、自我的原因造成,而不是环境的原因。这种消极的归因方式,常常导致个体出现无望感,认为自身没有能力改变消极事件及其带来的负面后果^[2]。2001 年 Hankin

与 Abramson 等人对无望理论进行修订,将认知易感性的范围从归因扩展到各种负性认知方式、应对方式等,修订后的无望理论也更加强调易感性与负性应激之间的相互作用^[3],认为消极的认知方式与应激生活事件结合,可以预测抑郁的产生^[4],即应激-易感模型理论。2002 年, Seligman 和 Abramson 基于无望理论编制了认知方式问卷(Cognitive Style Questionnaire, CSQ),用来评估个体的负性认知模式,包括在事件发生后对事件原因、结果和自我的认知^[5]。本研究将 CSQ 应用于大学生人群,探讨抑郁认知易感性与应激之间的相互作用,即认知易感性在应激-抑郁发生中是起中介效应还是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抑郁的应激-易感模型理论。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取长沙两所大学选修某门课程的在校生共 1287 人完成系列问卷,课堂当场测试,当场收回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 1201 份。1201 名受试的平均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000590);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200805331003)

通讯作者:钟明天

年龄为 20.08 ± 1.35 岁,其中男性 568 名(47.3%),女性 633 名(52.7%),男女年龄无显著差异。

1.2 工具

1.2.1 认知方式问卷(Cognitive Style Questionnaire, CSQ) 该量表由 12 个假定的事件构成(6 个人际交往相关事件以及 6 个结局性事件)。如“别人期望你能做完所有的工作,但是你不能完成”,“你碰到一个朋友,他对你怀有敌意”等。要求受试设想这些负性的事件已经发生在自己身上,并写下自己所认为的事件发生原因是什么。每一个负性事件下有几个类型的条目:评估负性推导原因的条目 2 条(稳定性和全局性各一);评估负性推导结果条目 1 条;评估负性推导自我认知条目 1 条。评估归因(内在或是环境)的条目 2 条。每一条目采取 1~7 级评分,分数越高则负性认知程度越深。整个问卷包括:评估归因条目 24 条;评估结果条目 12 条;评估自我认知条目 12 条;评估内在归因条目 24 条。前三个方面构成了负性推导的原因、结果和自我三个维度。Abela 等人于 2002 年提出最弱连接假说,并将之与 CSQ 量表整合起来,提出根据 CSQ 来制定抑郁认知易感者的筛选标准,建立了国际上公认的最弱连接抑郁认知易感者筛选的计算方法。具体步骤如下:①分别计算出 CSQ 三个分量表(归因、结果及自我)的总分;②对三个分量表得分进行标准化,转换成标准分(z 分);③将个体的 CSQ 三个分量表的标准分进行排序,以其三个分量表中的最高分数作为代表该个体最弱连接的最后得分;④计算总体的最弱连接得分的平均分,然后取总体样本的最弱连接得分的均分加一个标准差作为筛选最弱连接高分组(抑郁易感组,简称易感组)的标准,而取总体样本的最弱连接得分的均分减一个标准差作为筛选最弱连接低分组(非抑郁易感组,简称非易感组)的标准^[6]。

1.2.2 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业应激量表(General Social and Academic Hassles Scale, GSAHS) GSAHS 主要用于测量大学生在过去一个月之内(包括当天)在家庭、工作和学习等方面所经历的日常应激,包括小的烦心事、大的压力,及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这些生活事件可能很少发生,也可能多次发生,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存在的。GSAHS 共 30 个条目,分为日常生活关系应激、学业应激、一般知觉应激三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有 10 个条目。该量表采用 0(无应激)到 6(应激经常发生)7 级评分。个体得分越高,表示本月遭遇应激的程度和频率越高。该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良好的适用性^[7]。

1.2.3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CES-D 主要评价当前的抑郁症状,着重于抑郁情感或心境^[8]。包括 20 道题目,采用 1~4 级评分,总分范围为 20~80。结构可分为 4 个因子:负性情绪;正性情绪;躯体症状;人际关系。

1.2.4 心境与焦虑症状问卷简式(Mood and Anxiety Symptom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MASQ-SF) MASQ-SF 为自我报告式问卷,用于评估受试一周内的抑郁和焦虑水平。采用 5 级评分,从 1 分(没有)到 5 分(严重),包含 62 个条目,分为 2 个抑郁分量表和 2 个焦虑分量表。抑郁症状分量表包括一般性抑郁症状(12 个条目)和快感丧失(22 个条目)。焦虑症状分量表包括:一般性焦虑症状(11 个条目)和焦虑唤醒(17 个条目)。该量表的中文版在大学生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9]。

1.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用 SPSS12.0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卡方检验和独立样本 t 检验等统计方法。

2 结 果

2.1 认知易感性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

对本研究而言,如果认为个体的认知易感性会改变应激引起抑郁的作用,则认知易感性是调节变量;而如果认为应激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易感性,继而认知易感性影响个体抑郁症状的出现,则认知易感性是中介变量。所以,认知易感性既可以做调节变量也可以做中介变量。为了探讨抑郁认知对应激与抑郁发生中的作用,使用层次回归进行分析。先检验抑郁认知易感性的中介效应再检验其调节效应。

本研究采用 CSQ 原因、结果、自我三个维度的分数之和来反映个体的抑郁易感性,验证个体的抑郁易感性在应激——抑郁中的中介效应。首先,将变量中心化,其次,建立三个回归方程:认知易感性(W)对应激水平(X)的回归方程、抑郁症状(Y)对应激水平(X)的回归方程、抑郁症状(Y)对应激水平(X)和认知易感性(W)的回归方程。

表 1 列出了层次回归结果,在第三步中,控制了应激水平(自变量 X)后,认知易感性(中介变量 W)仍可显著预测抑郁症状(因变量 Y)。同时,从第三步可以看出,控制抑郁易感性后,应激水平对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明显降低,应激水平对抑郁症状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由中介变量引入前的 0.145 下降到中介变量引入后的 0.093,说明存在中介效应,由于

此时的应激水平仍能显著预测抑郁症状,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而非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所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 $0.220 \times 0.234 / 0.145 = 35.5\%$ 。

表 1 认知易感性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R^2	B	SE	β	t	P
第一步	$Y=0.145X$	0.021	0.132	0.026	0.145	5.012	0.000
第二步	$W=0.220X$	0.049	0.019	0.002	0.220	7.759	0.000
第三步	$Y=0.234W$ $+0.093X$	0.073	2.498	0.308	0.234	8.110	0.000
			0.085	0.026	0.093	3.229	0.001

注: R^2 :测定系数;B:回归系数;SE:标准误; β :标准化回归系数;下同。

表 2 认知易感性(W)调节效应的分析

	变量	R^2	B	SE	β	t	P
第一步	应激	0.073	0.085	0.026	0.093	3.229	0.001
	认知易感性		2.498	0.308	0.234	8.110	0.000
第二步	应激	0.075	0.088	0.026	0.096	3.338	0.001
	认知易感性		2.517	0.308	0.235	8.174	0.000
	应激*认知易感性		0.050	0.029	0.049	1.747	0.081

2.2 认知易感性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

做 $Y=aX+bM+cXM+e$ 的层次回归分析,检验认知易感性是否为调节变量。第一步,做 Y 对 X 和 M 的回归,得测定系数 R^2 。第二步,做 Y 对 X、M 和 XM 的回归得 R^2 ,如果 R^2 显著大于 R^2 ,则调节效应显著。或者,作 XM 的回归系数检验,如果回归系数显著,则调节效应显著。认知易感性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见表 2。

由于第二步中乘积项 WX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t=1.747, P=0.081$), R^2 的变化只有 0.002,所以认知易感性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不过认知易感性对抑郁症状的主效应是显著的,即认知易感性的变化会改

变抑郁症状的变化,而调节效应不显著只是说明认知易感性的变化不会改变应激水平对抑郁症状的影响程度。

2.3 易感组与非易感组各量表得分的比较

根据 CSQ 特有的计算方式计算得到每个受试的最弱连接分,将最弱连接分 \geq 均分加一个标准差 ($0.4821+0.8644=1.3465$) 的被试定义为 CSQ 最弱连接高分组(即易感组),取最弱连接分 \leq 均分减一个标准差 ($0.4821-0.8644=-0.3823$) 的被试定义为 CSQ 最弱连接低分组(非易感组)。最终,有 151 名受试被划分为易感组(男 77 人,平均年龄 19.9 ± 1.3 岁;女 74 人,平均年龄 19.7 ± 1.0 岁),另有 192 名受试被划分为非易感组(男 94 人,平均年龄 20.0 ± 1.2 岁;女 98 人,平均年龄 20.1 ± 1.1 岁)。两组在平均年龄与性别组成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筛选出来的易感组的最弱连接分显著高于非易感组的最弱连接分。两组受试在 CSQ 四因子、总分及最弱连接分上的得分见表 3。

对两组在 GSAHS、CES-D、MASQ-SF 等量表的得分进行比较,结果见表 3。易感组的应激水平显著高于非易感组,且呈现较大的组间差异 ($|Cohen'd 值| \geq 0.8$),其中以学业应激的组间差异最大。易感组 CES-D 的总分及四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非易感组的得分。易感组的 MASQ-SF 的总分及四个因子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易感组的得分,进一步计算效应值 ($|Cohen'd 值|$),结果提示两组主要在一般焦虑和一般抑郁分量表的得分上差异最为明显。

表 3 易感组与非易感组心理测验得分比较 ($\bar{x} \pm s$)

心理测验		易感组 (n=151)	非易感组 (n=192)	F(t)值	P 值	Cohen'd 值
CSQ	结果认知	4.50±0.99	2.12±0.53	26.87	0.000	3.00
	自我认知	4.94±1.12	2.06±0.61	30.51	0.000	3.19
	原因认知	4.20±0.88	2.22±0.46	28.71	0.000	2.82
	内在认知	4.80±0.66	3.84±0.83	11.64	0.000	1.28
	总分	18.45±2.06	10.23±1.71	40.35	0.000	4.34
GSAHS	Weakest score	1.78±0.40	-0.94±0.41	61.30	0.000	6.72
	日常生活应激	32.11±9.36	26.05±11.29	5.29	0.000	0.59
	学业应激	31.29±8.15	22.76±10.40	8.19	0.000	0.91
	一般知觉应激	33.22±9.66	24.07±11.55	7.77	0.000	0.86
	总分	96.64±23.51	72.86±30.00	7.91	0.000	0.88
CES-D	负性情绪	16.52±4.48	13.80±3.44	6.37	0.000	0.68
	正性情绪	7.53±3.77	6.72±3.22	2.14	0.000	0.23
	躯体症状	16.41±3.99	14.40±3.45	4.99	0.000	0.54
	人际关系	4.24±1.44	6.36±1.20	4.26	0.000	-1.60
	总分	44.70±11.83	38.53±10.21	5.17	0.000	0.56
MASQ-SF	一般焦虑	18.82±6.09	14.77±3.52	7.65	0.000	0.81
	焦虑唤醒	25.50±8.75	20.87±5.20	6.09	0.000	0.64
	一般抑郁	24.36±9.32	16.36±4.92	10.22	0.000	1.07
	快感丧失	61.08±12.31	53.44±10.85	6.05	0.000	0.66
	总分	130.04±27.75	105.71±18.17	9.65	0.000	1.04

注:CSQ:认知方式问卷;GSAHS: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业应激量表;CES-D: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MASQ-SF:心境与焦虑症状问卷-简式。

3 讨 论

Abramson 和 Metalsky 基于无望理论编制的认知方式问卷(CSQ)在测查认知易感性方面具有许多独特的优点:①该问卷提供了假设的情景来协助个体回答问题,通过“嵌入式”生活事件来帮助准确测查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方式。在每个假设的情景中,被试要回答其想象如果该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个体对事件的内在性、稳定性和影响力方面会有何种推论。②该问卷基于“认知体验”的方式来测查个体的认知易感性,个体在这种特定的情景下不需要去领悟其认知过程从而会提供更生动的应答。基于CSQ在测查抑郁认知易感性上的优势,本研究采用CSQ评估个体的抑郁认知易感性,分析认知易感性在应激-抑郁中是扮演中介变量还是调节变量,并采用Abela的最弱连接方法筛选出易感组与非易感组,比较两组在系列心理测验的得分差异,获得了有价值的科学信息。

Abramson 无望理论认为,某些个体对事件的发生倾向于从自我、事情的原因和结果三个方面给予消极的解释和归因,具有消极的认知模式。即将事件归为内部(是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环境的原因)、对自我来说是稳定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结果涵盖一切(会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是一方面)。这种消极的认知模式被认为是抑郁的认知易感性因素,与应激生活事件结合,可以预测抑郁的产生。先前的研究结果已经提示将CSQ的原因、结果、自我三个维度合并可以反映个体的负性认知^[3],因此本研究将CSQ原因、结果、自我三个维度的得分相加,并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对认知易感性与应激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发现在应激-抑郁的关系中,认知易感性是作为中介变量与应激相互作用,影响抑郁的发生,即应激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易感性,继而认知易感性影响个体抑郁症状的出现。该结果说明了个体负性认知方式在应激-抑郁关系中的具体作用,也进一步支持了抑郁认知易感-应激模型。

由于本研究的受试均为大学生,因此采用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业应激量表(GSAHS)来评估受试的应激感受水平。GSAHS主要用于测量大学生在过去一个月之内(包括当天)在家庭、工作、玩耍和学习过程等方面所经历的日常应激。通过比较易感者与非易感者的GSAHS,发现易感者在对自身过去一个月所遭受到的日常应激进行评估时,所感受到的刺激事件显著多于非易感组,这可能是由于易感者比非易感者更加注意负性刺激^[10]。生活事件,尤其是负性

生活事件,在抑郁/焦虑情绪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如果易感组感受到的负性生活事件应激水平高于非易感组,其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也就高于非易感组。

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心境与焦虑症状问卷-简式(MASQ-SF)来评估受试的抑郁、焦虑水平,发现易感组所体验到的抑郁情绪与焦虑情绪水平均显著高于非易感组。在CES-D的四个因子(负性情绪、正性情绪、躯体症状、人际关系)和MASQ-SF的四个因子(一般性抑郁症状分量表、快感缺乏抑郁分量表、一般性焦虑症状分量表,及焦虑唤醒分量表)的得分上,易感组均显著高于非易感组,提示易感者存在更多的焦虑与抑郁症状。

参 考 文 献

- 1 Beck AT. Cognitive therapy: A 30-year retrospective. *Am Psychol*, 1991, 46(4): 368-375
- 2 Abramson LY, Metalsky GI, Alloy LB.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theory-based subtype of depression. *Psychol Rev*, 1989, 96(2):358-372
- 3 Hankin BL, Abramson LY. Developmen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An elaborated cognitive vulnerability-transactional stress theory. *Psychol Bull*, 2001, 127: 773-796
- 4 Hankin BL, Abramson LY, Miller N, et al. Cognitive vulnerability-stress theories of depression: Examining affective specificity in the prediction of depression versus anxiety in three prospective studies. *Cognit Ther Res*, 2004, 28: 309-345
- 5 Haefl GJ, Gibb BE, Metalsky GI, et al. Measuring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ognitive style questionnaire. *Clin Psychol Rev*, 2008, 28(5): 824-836
- 6 Abela JRZ, Sarin S.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chain is only as strong as its weakest link. *Cognit Ther Res*, 2002, 26(6): 811-829
- 7 郭锐,肖晶,杨晓来,等. 学生日常社会和学业事件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应用中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 876-879
- 8 Radloff LS.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 Psychol Meas*, 1977, 1: 385-401
- 9 杨晓来,肖晶,郭锐,等. 心境与焦虑症状问卷简式中文版在大学生中应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2): 142-144
- 10 钟明天,蚊金瑶,凌宇,等. 抑郁认知易感者对负性面孔的注意特征.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26(2): 151-156

(收稿日期:2012-03-24)